

美術考古一世記

郭沫若
米海里司 著



分类号	26.3191
著者号	M658
登录号	34755

K879

郭沫若
米海里司 著 译

美術考古一世紀



1999.1.5
考古书店

美术考古一世纪

- 著者 ☐ (德) 米海里司
译者 ☐ 郭沫若
责任编辑 ☐ 徐力励
封面设计 ☐ 程 钢
技术编辑 ☐ 张绍军
出版 ☐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开本 ☐ 850×1168mm 1/32
印张 ☐ 10.75
印数 ☐ 0001-3000
出版日期 ☐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7-80622-558-7/K·78
-
- 定 价 22.00 元

1265/14

原 序

这本小著先是二年前以《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见》(*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的书名公诸于世的,内容的根干是我在一九〇四年至五年的讲演底稿。只是那时候我所讲的时时越出了第十九世纪的范围。这回在增订改版的时候,我把题名改为《美术考古学发见之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äologischer Entdeckungen*),不外是让说到第二世纪的地方也能适应而已。还有在这儿应该申说的,是本书的增订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便已经竣事而着手印刷,因著者久病使发行拖延了很久,在这期间的发见与研究,未能收入书中,深以为遗憾。

“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由这同样的见地,“款识学”也是除外了的,古泉及宝石雕刻之类也没有加入:因为这些差不多不能称为发见。还有另外一个制限是我自己的研究限于古典美术的范围(指希腊、罗马),关于别国的美术我的知识都不过是根据别人的成果。但是我的主要目的是在叙述关于希腊美术的我们的知识是怎样勃兴起来,怎样普及而且增进了;这个有趣味的题目向来还不曾有过综合的著述,故尔我想补此缺陷,而有本书的出

版。我不曾亲自发掘过，但对于过去五十年间别的学者的发掘事业，我是时常怀着兴趣追迹着的，也往往有直接得到知识的机会。这使我自信对于本书的编纂多少有点资格。“禾黍割了，应该有束禾的人来做他谦卑的任务。”至如德国的发掘与研究，假如记载得特别多时，那只是因为我在收集资料上多得了便利的原故。

本书的读者自然不会是考古学的专家，而本书对于专门学者也不能有何等新的贡献，它的对象只是想学习考古学的学生，特别是对于古代美术有兴趣与爱好的一般的读书界。专为此个理由，在初版中所附载的“参考书目”殊属无用，故此次省略了。又为一般的读者参照图谱之便，我把我曾经参加过编纂的胥卜林曷尔氏的《古代美术史纲要》(*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von Anton Springer, 一九〇七年第八版)及文特尔氏的《美术史图说》(*Kunstgeschichte in Bildern* von Franz Winter, 一九〇〇年, 第一卷)的插图号数，附记了在本书的栏外，而于卷末并揭出了《美术史纲要》旧版插图号数的对照表，以使有旧版的人便于检阅(本译书中此项附录等省略了——译者)。

我从我的友人和批评家诸氏得到过不少的忠告，在这新版上我尽量采用了。我是很感谢的。特别是有赖于赖拿克氏(Salmon Reinach)，波尔夏德博士(Dr. Borchardt)和美塞胥米德博士(Dr. Messerschmidt)的通信的地方很多，我表示我的谢意(第八章石器时代及第十五章埃及，安息各节)。又在这新版的卷头插入了牛通氏(Charles T. Newton)的肖像画使本书增加了光彩。这画是于美术有造诣的牛通夫人，在牛通氏由南方归国时所作。我十分感谢我由原画的所有者，牛通夫人的令妹，牛津的法尔诺夫人(Mrs. Furneaux)得到了公刊的快诺；伦敦的

我的友人珂尔温氏(Sidney Colvin)为我执介绍之劳,我也感谢他的厚意。最后我想把一八七七年二月二日,牛通氏对于市堡大学的哲学部授与哲学博士学位时,所申致谢意的书简,引用来作我这篇序言的结束:“关于考古学文献学的各方面的坚实而彻底的报告,我所常常求得的是德国,这是在这时代任何其他的各国都不能产生的。而对于我多年尽瘁着的工作,我可以期待着她的鼓舞和领会的也是德国,现在我感觉着我这不是一种空想了。”

亚多尔夫·米海里司
一九〇八年二月于市堡



译者前言

一九二九年我陷在日本的时候，为了要想弄清楚中国社会的史的发展，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除了要把先秦的典籍作为资料之外，不能不涉历到殷墟卜辞和殷、周两代的青铜器铭刻。就这样我就感觉了有关于考古学上的知识的必要。因此我便选择了这部书来阅读。但我最初得到手的并不是这部书的原文，而是日本滨田耕作博士的译本。我对于原作及原作者本来是毫无准备知识的，因为我信赖滨田博士，他是日本考古学界的权威，他所翻译的书一定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使我选择了这部书的动机。

阅读滨田博士的译本，愈读愈感着兴趣，我就开始了翻译。我是一面读，一面译的。为了要维持一家的生计，译了便寄回国来出版，因此这书的出版也就在同一年内很快的便和读者见了面。但我是应该告罪的，译文既是重译，相当草率，而出版处又图急就，校对得相当马虎，这书的初版实在是成为了一种很难读的东西。我起先的打算是自己再对照着德文原本来校对一遍的。当我开始翻译的时候，我同时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柏林留学的成仿吾，请他立即为我购寄一册原书。我预料到印刷的校样寄到的时候，原书也会同时寄到了，但不料原书寄到了，而校样却没有寄我校对，便径行出版了。这样真使我感觉着惶恐，我

对于初版的购读者，实在是应该谢罪的。

有了原书，屡次想整个对照着校改一遍，但一直都没有着手。一来是有别的工作，二来也是中国的书籍一经出版之后，要想改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荏苒之间，芦沟桥事变发生，我结束了我十年亡命生活，一个人单身从日本跑回来了。原书不用说是被抛在日本的。

回国之后在战争生活当中不觉也就过了九年，国内国外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出版社想把这书重新改版印行，我又算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整个校读了一遍。译文实在生涩的可观，自己一面校读，一面修改，修改的煞费气力。最遗憾的是，原书目前无法再到手了。就是滨田博士的日译本也没有方法得到，这在校改上分外使我增加了困难。有些地方大约是我译错了，有些地方是校对印刷的错误，但要把错处改正过来，无所依据，有时实在是件难事。我算尽了我的能事把文字改得更顺畅了，虽不敢说到了可以满意的地步，但比起初版来应该要好读得多了。自然我也很愿意，将来如能得到原书或日译本，能够让我再忠实地校对一遍。

或许有朋友要诘问我：这样的书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有改版的必要呢？在我是因为我受这书的教益太大，所以认为有必要。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因而我的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如果多少有些成绩的话，也多是本书赐给我的。这书实在是一本好书，它把十九世纪欧洲方面的考古学上的发掘成绩叙述得头头是道。因为站在美术考古的立场，令人读起来只是感觉兴趣，而一点也不感觉枯燥。最要紧的是它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真是勤勤恳恳地说得非常动人。作者不惜辞句地教人要注重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观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这

些方法在本书的叙述上也正是很成功地运用着的,本书不啻为这些方法提供出了良好的范本。我受了很大的教益的,主要就在这儿。我自己要坦白地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的。我得的教益太深,故我不能忘情于这部书,而希望和我有同好的初学者也能从这儿得到深厚的教益。这就是我乐于在今天使它改版的原因。在历史研究的兴趣尚还浓厚的今天,这样的书我相信也不会太不合时宜的。

本书如原著者米海里司(A. Michaelis)教授的序文所说:本来是为名为“第十九世纪考古学的发见”(Die Archäologischen Entdeck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的,因所叙述有时溢出了十九世纪的范围,再版时便改名为“美术考古学的发见之一世纪”(Ein Jahrhundert Kunstarchaeologischer Entdeckungen)。日译者滨田博士复定名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我的初版也就蹈袭了这个名称,但我想这个名称既有失原作者之意,而且是有毛病的。十九世纪以前,原书既非常简略,而十九世纪以后在现今快要到半世纪了,仅仅本世纪的开头的几年有所涉及,这样便赋之以“史”的称号,似乎是不妥当的,因此在这次的改版上我改用了现在的名字——《美术考古一世纪》。这样似乎更要简核一些。

我很抱歉,自己并不是这项学问的专家,近十年来和世界学术界也几乎绝了缘,二十世纪虽然已经快要到一半,这半百年中的美术考古的发见究竟是怎样,我不能作出适当的增补。只是本书所述是偏于西方的,主要是以希腊、罗马为本位,而渐次地叙到了埃及、波斯,更朝东方走的情形便完全没有说到。二十世纪的考古发见却是偏见于东方了。东方的一面白页要由印度

与中国方面的发掘来填满了。我读过一本印度学者苦摩罗斯华弥著的《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美术》(Coomvraswamy: *History of Indian and Indonesian Art*, 一九二七), 关于印度和东南亚细亚方面的情形叙述的扼要, 而且还提到了西藏与西域, 更略略说到中国本部与朝鲜、日本。这无疑也是一部好著作。但特别关于中国方面是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补充的。

中国考古学的发见, 可惜现在还寂寥得很。不仅西藏和西域的研究已经由外国的学者着了先鞭, 就是本部的调查研究也大体上是落在外人后面了。云岗、龙门的佛窟, 日本人有详细的调查和摄影, 敦煌石室是由石泰因(Stein)与伯希和(Pelliot)诸氏所发现的, 还有好些地面遗迹的调查, 甚至地下发掘都成于外人, 而我们所能夸耀的似乎就仅仅有殷墟发掘的一件大事了。但这发掘的学术性的详细报告至今都还没有问世, 实在是一件遗憾。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 就在考古发掘方面, 大地实在是等待得有点不耐烦的光景了。这样的工作在政治上上了轨道之后, 是迫切需要人完成的, 全世界都在盼望着。一部世界完整的美术史, 甚至人类文化发展全史, 就缺少着中国人的努力, 还不容易完成。单是欧洲, 不能算是世界。加上了埃及、波斯、印度, 也还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由于中国文化及其影响之下的朝鲜、日本等之得到阐明, 也同于中国及东方民族之得到解放的一样, 人类前史的表演, 倒真可以看见它的大团圆的闭幕了。百川殊途, 同归于海以后便是人类文化的海洋时期。海洋里面的水是分不出莱茵、多脑、尼罗、迪格里斯、幽佛拉底、印度河、恒河、黄河、扬子江等等的水分来的。人类的文化终有一天也会达到这样。

然而本译著在阅读上, 我相信始终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插图不够, 而参考的图谱又不容易到手, 满纸差不多都是术语或

专名，在外国人读来本是普通常识的神话、史事或人物，在我们中国人特别初学者，差不多全部都需要注释。这些都应该是很大的障碍。日译者对于术语或专名之类大抵附上了原文，揆其用意是便宜于读者翻阅外文的百科全书，我也蹈袭了他，希望有耐心的朋友，遇着常识上的困难时可以多跑跑图书馆以求解答。是要耐心才可以有收获的，就要吃个胡桃吧也须得你敲碎硬壳，再剔出果仁；如果嫌那果仁的内皮尚有涩味，还须得你发泡它，把它细细地剥去，然后才有精白而爽脆的“脑髓”满足你的口腹。读书也应该有这样的耐心吧。再有一个办法，便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不必过分拘泥于形迹，而只挹取书中的精神。书中的精神是什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妨再说一遍，原作者谆谆告诫我们的，是要我们注重整个的历史的发展，自然要注意到的客观的分析，然而不要忘记了全体。研究任何学问都应该这样。书里面引用过的德国诗人席勒的一句话，我感觉着可以重引在这儿，以作为我这篇小序的结束。

Immer strebe zum Ganzen. Und kannst du selber
kein Ganzes werden. als Dienendes Glied schliess an
ein Ganzes dich an.

Schiller

总得向全体努力，即使你自己不能成为全体，当得作为有用的肢体与全体联系。

席勒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上海



目 次

原 序

译者前言

第一章 至十八世纪末关于古代美术品的知识 1

中世罗马的美术品——第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纪的搜集——罗马古物之分散——加比得尔博物馆——文克尔曼——赫拉克朗涅车,培司土牟——爱美的会,史都瓦特与里危特——毕沃·克列门博物馆

第二章 拿破仑时代 12

埃及的发见——彭拜城——拿破仑博物馆

第三章 希腊国土之恢复 25

奔罗艮卿及英国旅行家——爱儿那及百赛——大英博物馆——西西里亚岛——美罗司的亚佛罗季特像——解放了的希腊

第四章 奔屈鲁里亚之墓地与古代绘画 57

罗马之极北人团,爱德华·曷鲁华德——奔屈鲁斯基古坟之壁画——希腊陶器——亚历山得嵌石细工及其他单独的各种发见——康巴那的聚集品——考古学院——地底墓

第五章	东方的各种发见·····	85
	埃及——安息——黎奇亚——查理·牛通氏， 冒索留牟，克尼多司，布郎希德，奔菲索司，拿 破仑三世，小亚之岩壁浮雕，马基顿，达索司 ——南部露西亚	
第六章	希腊的神域·····	109
	回顾，新的目标——沙摩屈拉客，加卑罗司—— 德罗司——栽岭普亚——朵多拿，亚司克来栗 士，安牟菲亚来邕，奔累几司——奔丕道乐司 ——珂时，特诺司，赫拉祠及爱几那——普多 邕，德尔菲——结果	
第七章	古代都市·····	155
	彭拜——培尔瓜蒙——爱曷尔，亚索司，奈安 独列亚，列司坡司，时明特邕，米里那——马曷 奈西亚，普练涅，米列妥司，沙摩司——黎奇 亚，潘斐里亚，丕西底亚——奔菲索司——特 拉，林德司——结果	
第八章	先史时代的研究与希腊的太古·····	199
	几何学的样式——先史时代的研究——海因 里绪·胥里曼，屈罗亚，米克奈，齐林司——荷 默时代的美术——克雷特岛	
第九章	古典诸国的单独发见·····	224
	希腊诸国，衣沃尼亚式陶器——达拿曷罗—— 雅典的考古学的各种团体——亚克罗坡里司 的发掘——其他希腊各地之发见——意大利， 希腊神祠，古代衣沃尼亚式雕刻——古代意大 利神祠——罗马的发见——彭拜，波司珂列亚	

勒, 贝尔初危列, 劳奔尔士弗特, 希尔德司海车	
第十章 外方诸国的单独发见	251
埃及, 巴比伦——安息, 森基尔里, 巴列士丁拿	
——波斯——基普罗司, 希东, 培屈罗, 宁牟鲁	
德·达哈, 沙尔德司, 哥尔迭庸等诸地之古坟	
——巴尔白克——北亚非利加, 西班牙——北	
方罗马属地	
第十一章 发见与学术	287
旧式考古学——新观察法之条件——样式分	
析——新结果的诸例。雕刻绘画建筑——结	
论	



第一章

至十八世纪末关于古代美术品的知识

前世纪末叶，一般人士的趣味至少在德国渐渐从古代的研究疏远了，然而对于考古学的一项其程度却不甚显著。这大约是近时可注目的考古学上的发见在古代美术的范围内相继而起，因而多多的唤起了一般社会的注意。十九世纪所成就的各种科学中，考古学确实要算是一项。以如此热心，如此确信，从地底把古代美术的珍宝夺回，实在是从来未有的现象；而且发掘事业收到如此丰富且多方面的成果，也是从来未有的。我们的时代直到今天对于这些最近的活动都还有明确的记忆，但同时更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初期，所有过去几世代的前人的辛苦与其成绩，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本书的目的即在想把这些研究事业的全体显现于读者之前。即使不是十九世纪发见的全部，至少那重要的一切应该适当地记录下来。而且在各个的发见上，其能使我们关于古代美术的全般的知识进步而且明确了，尤

其想特别注重。因为各个的发见不仅对于学术上增加了见识，并常常暗示着可解决的新的问题。

要想说明前世纪的考古学之进步与材料之变化使我们的知识焕然一新了的原故，第一步须有先把十九世纪以前的我们的知识状态简单叙述出的必要。所以我们想追溯到文艺复兴期的往日，更想追溯到古代美术品发见的当初。关于这一点，罗马实在是我们第一步所当观察的地方。

据君士但丁帝时代古代罗马记事的残篇所载，第四世纪前半，罗马还未为装饰君士但丁堡的帝都而受掠夺，还未重遭北蛮的蹂躏而倍加荒废之前，罗马市街中所装置的公家的雕像差不多有令人不能信认的多数。两个异常的巨像（其一高三十四公尺）、二十二个大的骑马像之外，有八十个镀金像，七十三个黄金象牙神像，更有三千七百八十五个铜像，而且普通的大理石像还没有记述在这里面。现代无论怎样的战胜纪念馆，怎样富有美术品的都市，可能有和这相比拟的吗？然而到了中世之末（第十五世纪中叶），竟使复兴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人，颇菊·布拉屈里尼（Poggio Bracciolini）生出浩叹，以为在这极尽豪华的罗马竟仅存五尊大理石像——四尊在蒙特·加法罗（Monte Cavallo），一尊在佛鲁牟（Forum）——和一尊通称为君士但丁帝像的骑马铜像——有学识的颇菊以为应该是更古的皇帝舍普迭妙士·塞维鲁士（Septimius Severus），这是正确的；现在的人以为是错误，认为是皇帝马尔库士·奥勒留士（Marcus Aurelius）。除此而外，成为了复兴期的建筑之模范的伟大建筑物，如泛神祠（Pantheon），珂罗修牟（Colosseum），马塞鲁司（Marcellus）剧场，客勒瓜拉帝（Caracalla），菊克勒匡帝（Diocletian），君士但丁帝等浴场的大圆形屋顶，寺院，凯旋门，圆柱等遗物，不消说是依然存在的。

像这样,在建筑方面,罗马还有些地方保存着伟大的当年模样,就在雕像方面实在也没有颇菊那样修辞的浩叹之甚,在罗马还有三个地方搜集着古代雕刻。而且那其中的一部分也还未曾埋没于中世的尘芥里面。

即如奇里拿尔丘(Quirinal),在古代后期所制作的台座上,有菊士库里(Dioscuri)兄弟立于马旁的巨大的大理石像;此丘之名为“蒙特·加法罗”即“马丘”者,即以此故。由台座上的铭文得以知道中世的传说是以为这是费底亚士(Phidias)和普拉西德来士(Proxiteles)所作,在前是与一个喷泉和一尊被大蛇缠绕着的女像置放在一处的。两巨像的台座前,还有一座殿堂,君士但丁帝及其二子的雕像被装饰在这儿。这些雕刻大约是从附近的君士但丁帝的浴场取来的。殿堂在前当成法庭使用过,在别处也有这样的事例,大约是由于把古代的作品和审判上的习惯相结合的迷信发生出的。此外蒙特·加法罗的遗物,还有两尊巨大的河神卧像,在前似曾用为大喷泉的装饰,现今被装饰在加比得尔(Capitol)的阶段上了。这些遗品与菊士库里像同足以表见当时的罗马,在当时罗马的绘图或地图中把这些遗像差不多都是画出了的。

其次是拉特拉诺(Laterano)法王宫,在这儿又搜集着全然异趣的作品。第一是那儿宽阔的广场上有奥勒留士帝骑马铜像。这像有时以为是一位骑士,或英勇的农夫,在附近的门前用诈术虏获了一位东洋君主把罗马救了的人,有时又以为是基督教最初的政治的恩人君士但丁帝。第十世纪时在像前执行过审判,曾把谋叛的市吏绞杀于其马前,把反叛法王的徒党弃尸于其下。又,在这拉特拉诺宫,还有其他的铜像,即是有名的牝狼,这是置在法王宫所属的塔之外侧,在中世纪中是视为平凡的作品而不甚被注重的。此像的古图画中,两只切断了的手是钉在旁